

艾蒿文集

荒唐少年

吴国祿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我在酝酿和起草《一个村庄的记忆》时，老是想起我自己与之相连的那段经历。我的经历，村庄的经历，我的记忆，村庄的记忆，总是搅和在一起，分不清彼此。于是，我便在桌面上铺开两本稿纸，两部书稿同时起草。我的记忆也是村庄记忆的一部分，可以当作村庄记忆的附本。

◎艾蒿文集

荒唐少年

吴国禄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唐少年 / 吴国祿著. — 太原 : 三晋出版社,
2013.9

(艾蒿文集)

ISBN 978-7-5457-0811-0

I. ①荒… II. ①吴…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0819 号

荒唐少年

著 者: 吴国祿
责任编辑: 田潇鸿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科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总 印 张: 50
总 字 数: 6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811-0
定 价: 99.00 元(全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人行山翠半裏

國彙吳正之

秋在水聲中

白石



序



国禄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的老大哥。我们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三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的。七七、七八、七九这三届学生中，“老三届”学生多，往届生多，同学之间年龄差距比较大。国禄上小学的那年，我才出生，所以他又是我的老大哥。学中文的人多数都做过作家的梦，我的同学中，毕业之后有的写小说，有的做学问，坚持写作并取得可观成绩者为数不少。我对这些执着追求的同学既羡慕又为他们感到高兴。可让我惊讶不已的还是国禄兄。前几天，他一下子拿来五本书，嘱我写序。写序不敢当，只是作为同学谈一点第一眼的观感。

细读之下，我由惊讶转为感佩。以前听说国禄兄出过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叫《细说三农》的书，可惜未曾拜读过。这次一下要出五本书，



正厚积薄发者也。如果一定要分类的话，国禄兄这五本书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关于故乡、国禄兄的青少年时期及农村、农民、农业的纪实类作品，分别是《一个村庄的记忆》、《荒唐少年》和《扶贫记事》；一类是一本名为《文革趣闻录》的笑话集；还有一本《白话论语》。

《一个村庄的记忆》让我感到震撼。这个村庄是国禄兄的故乡，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发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巨变，有的伤害和损毁是难以逆转或修复的。在汹涌的发展大潮中，许多可爱的村庄被连根拔起，消失在千篇一律的钢筋水泥建筑群里，有的村庄则被工业污染强暴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已经全然不适宜人类繁衍生息。而被迫永远失去土地的农民兄弟的哭泣声淹没在辉煌政绩的鞭炮锣鼓声中，他们投诉无门。这虽然只是这个国家巨变中一个很小的，也可能不是十分典型的案例，但也充分说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这个快速前行着的大国，是何等的重要。对故乡一往情深的国禄兄以冷峻的笔触为这个村庄留下了全方位的文字影像，其意义和价值在“原其成败得失之由，以为前事后师之道”。

《荒唐少年》写的是国禄兄上大学前的生活经历。当然，荒唐的是那个年代，国禄兄是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个经历了诸多苦难的少年。国禄兄生性诙谐、达观而又刚毅坚韧，从我认识他起到现在，一直如此。一口气读完了《荒唐少年》，我对他个性中的闪光点似乎认识得更深切了：唯其在苦难中浸泡过，就像一把剑经过淬火和磨砺，自然会从容闪光了。国禄兄在本书《自序》中谦逊地说：“至于有同龄人愿与我分享这段其实是共有的经历，那是给力，也给我面子。如有年轻人想了解上辈曾经的生存和生活状态，闲来翻翻，或有启迪，这便是一种意外收获了。”我要说，这本书，值得一读。

国禄兄毕业后主要在省里农口工作，《扶贫记事》即是他以文学形式反映工作的成果。在农村出生和长大的国禄兄，对农村、农民有一种



天然的、特殊的情缘，从《扶贫记事》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饱含热情地为农民兄弟服务的。这倒让我想起他在《荒唐少年》中评价他母亲的一句话：“我妈是个不识字的文化人。”这里我想套用这句话说：国禄兄是个有文化的农民！

《文革趣闻录》，我愿视之为别一面目的“文革”史。“趣”字后面有沉重的反思，有长鸣的警钟，理当在“文革”博物馆占有一席之地。

《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非有深厚国学根底者不能碰。一些半桶水的油腔滑调遭读书人吐槽就是明证。国禄兄说想为普通民众做一本接地气的《论语》读本，这个想法本身就非常了不起。同时我注意到，国禄兄在序言中特别强调他自己从小就想成为一个君子，并且大半辈子都在身体力行。我认同他的这句话，国禄兄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君子。因为从以上几本书来看，他恪守了一句先贤古训：君子不为无益之文！

老大哥之嘱，敢不从命？是为序。

郭健

2013年9月



自 序

误入仕途，“进步”很慢，盖因不适。那就写书吧，把以前的手稿翻出来看看，全是断章残篇，没有一件成型的。忽然觉得这一生很失败，从小喜爱文学，居然没有一件成功的作品。于是就有些不甘心，就开始发飙，整天爬在书桌上，不停地喝茶抽烟，埋头创作。老妻奚落我，年轻时干啥哩？老也老了，别人都养生，你才熬油点灯玩命呀！我说我这是“老夫聊发少年狂”，我说我属于大器晚成。

创作需要生活，我没生活。数十年来，我要么坐在办公桌前喝茶看报看文件，看过就忘了；要么坐在饭桌前和认识不认识的这长那长们推杯换盏，称兄道弟；要么就坐在麻将桌前想和龙想自摸，想的多，如意的少。这样的生活是很难有灵感的，曾经写过一些



针砭时弊的杂文，学鲁迅笔法，发表过几篇，还得过奖，其后连发表也难了，最近更听说连鲁迅本人的文章也要被剔出教材了。还写过一些关于吃饭的文章，引申到了禁忌，希望人们不要张开血盆大口见啥吃啥，看过的人都说好，但很少有人去闭嘴。写过几篇关于打麻将的文章，是从打麻将来品味人生和人性的，希望人们向小孩子学习，无论是打麻将、下象棋还是玩扑克，一定要遵守游戏规则，看过的人也说好，但啥性还是啥性，特别是一些自认为有点身份的人不改。然后就没有什么好写的了。

常常暗自捉摸自己这一生，觉得青少年时期那段“文革”经历很有意思。其实也不是有意思，一段苦涩的甚至有些荒唐的经历能有什么意思？不过是因为马齿渐长，嚼不了现草，只能回味，一如反刍。刍着刍着，真就刍出些意思来。什么意思呢？有个小女孩看见一个老人去世了，回头和她爸妈感慨说：“人活着真有意思，活着活着就死掉了。”就这意思。

死掉了就结束了，就不算话了。有意思的是活着的这一段。上帝赐给每一个幸运儿一段人生，只给一次，这就是唯一。唯其唯一，所以谁都珍惜，谁都想把自己的一生经营好。先思饱暖，后思富贵，然后就想长生不老并且霸占和统治世界，于是，战争就亘古不断了，贫困和离乱也就在所难免了。这话说得不对了吧？怎能把所有人都看成战争贩子？我说的不是这意思，我说的是欲望。每个人都有欲望。每个人的欲望都与他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密切相关。农民种地，他只想风调雨顺，能够获一个好收成。一个人在几个狐朋狗友面前有威信，他就想在这群人中呼风唤雨，有的就发展成帮派体系或黑社会团伙。有的人有钱、有权或者有一定势力，他就想为自己谋利益，为身边人谋利益，有的正当，有的不正当。还有的欺男霸女，强拆强占，包揽诉讼，打击和排斥异己，再



就是发动战争了。这都是欲望使然，欲望小时叫欲望，欲望大时就叫野心。这是人的天性，或叫动物性。人是从水中的浮游生物逐步进化为鱼类，再上岸变成两栖动物，变成猴子，然后再变成人的。人是会说话的动物，动物是不会说话的人，没有太大区别。人把自己称作高等动物，把动物称作低等动物，在动物的观念中怎么认为，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恰好相反。这么一说，人类就这么卑贱吗？就没有光明、正义、高尚了吗？当然有，而且很有，否则，社会不会进步，经济也不会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尚在进化过程中，而且进化的速率对个体而言是不一样的，有的超前，有的滞后，有的甚至“反祖”，这样的情况下，要维持社会的稳定进步和公平发展就需要一个建立在绝大多数人利益基础上的、民主的、健全的并且是强有力的政权机构和监督体系，进而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以此规范人类的行为。就人的本性而言，既有向善的一面，也有嗜恶的一面，引导得好，规范得好，人就趋向于善，引导不好，规范不好，人的动物性就暴露无遗，这就是现实。

“文革”的症结就在于此，作为国家机器的政权机构被砸烂了，失灵了，社会秩序被破坏了，混乱了。人本是需要有归属感的，原先，人都是归党领导，归政府管理，而当领导和管理都形同虚设时，人就向各个自发的名目繁多的这组织那组织靠拢，群魔乱舞，内讧就不可阻挡了。全国性的内讧与全国性的战争毫无二致。

“文革”所表现的主要是人的动物性而非人性，非人性即非理性。

现在提“文革”，仅仅是表达一种存在，而且是曾经的存在。“文革”对经过“文革”的人来说已成回忆，恰如白头宫女说当年，恍如隔世，而对于只是听说过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年轻一代，那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但是，我本人的那段经历对我本人而言却是想要珍藏的，因为那是我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老来无事，想想旧时，等



于我重拾髫龄，又活了一遍年轻。至于有同龄人愿与我分享这段其实是共有的经历，那是给力，也给我面子。如有年轻人想了解上辈曾经的生存和生活状态，闲来翻翻，或有启迪，这便是一种意外收获了。

吴国祿

2013年9月

目 录

- 001 序
- 001 自序
- 001 上学起名字
- 005 入选全村第一批红卫兵
- 009 投身运动
- 013 窃书
- 018 拆庙
- 022 背语录
- 026 参加革命
- 030 斗人
- 035 加入文艺宣传队
- 040 大会战
- 045 修筑同太战备路
- 051 修筑岱玉战备路
- 056 回村受苦
- 063 队长之死
- 068 想当作家
- 071 入伍不成
- 076 找工作
- 080 找零工
- 084 在林场伐木
- 090 当代教
- 096 批判“四人帮”
- 100 村庄在沉沦
- 106 消失的北树林
- 112 下乡干部
- 120 当生产队副队长
- 135 十二寡妇
- 140 一些杂忆
- 155 下小煤窑
- 162 杂毛之死





上学起名字



我妈说：“咱娃是贱娃，起个贱名，没人虎害。”

老师说“不急，不急”，继续忙乎，继续给我们打拍子，纠正姿势和声调。

我记得赵老师动员我上学的时候，我正在碾房里帮我妈磨面，我们那里称之为“葬碾”，因为碾的不是纯粮，是玉米、高粱、麦麸、谷糠和榆树皮以及滤粉面滤剩下的山药渣诸如此类晒干以后掺在一起的东西，很不容易碾烂。那时我们村还没有通电，当然也不会有磨面机或碾米机之类，所有的口粮都要靠娃娃老婆们推着石碾一圈又一圈地转，一次又一次地筛，我们称之为罗面，罗剩下的糝子继续碾，继续筛。那时我们村很少有机械类工具，所以也不见有润滑油使用，有需要润滑的地方就滴几点葫麻油。但那时的食油十分紧张，每人每年至多能分二斤，所以谁也不舍的往碾盘上用，所以那碾子推起来就十分费劲，而且吱吱



扭扭叫得十分难听。那时，我听着难听的吱扭声，闻着碾道里发霉的尘土味，很想再找个撒尿的借口到院子里玩玩，但这个借口已经用过几次，怕我妈识破，所以就挖空思想别的理由，正在想了很多也否定了很多的时候，赵老师来了。赵老师很亲热地称我妈为妹子，实际他比我妈大很多。赵老师是一个年过四十的半大老头，因为长得有点猴相，额高嘴凸，人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孙猴子。孙猴子是上八洞神仙之一，虽为绰号，实际没有贬义。赵老师说：“妹子，我来动员三娃上学来了。”我妈说：“上学还用动员咧？上去哇！”实际在这以前，赵老师已经跟我大我妈说过多回了。我大我妈也不是不让我上学，他们只是不在意。听我妈这一说，赵老师一下子激动起来，一迭声夸赞我妈开通，比有些男人还好说话，夸得我妈脸色绯红。当时我有些不理解，为什么上学还要动员？为什么有些人不开通不好说话？后来我才弄明白，我们村有些人对自己的孩子上学与否根本就不在乎。有的甚至明明决定要上的，但赵老师动员的时候就是不吐口，害得赵老师一遍又一遍地跑，苦口婆心地说够了，他们才打发孩子跟老师走。就跟娃娃嫁男人一样，明明看上了，但却还要扭捏一阵，就想在苦菜包子上多捏几个褶。从这一点上说，我也认为我妈绝对地开通。

赵老师从吊在外边的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张表格，在一个名字的前边打了个“√”。我想那名字可能就是，或者是我大。我正想问问给我起了个什么名儿，赵老师却问起我妈来。赵老师问：“官名起好了没？叫个啥呀？”我妈说：“斗大的字不识半升，哪起得来官名。央求赵老师您胡乱起一个吧，猫儿狗儿都行。”赵老师受宠若惊地说：“起名可是个大事哩，怎能胡乱？待我想想。”赵老师边说边仰着头在地上转起圈来。赵老师转得圈与我们在碾道里转的圈同时结束。我妈将磨烂的粮食扫成一堆取筛子筛面的时候，赵老师也停下来，很庄重很有节奏地拍着手说：“想好了。他哥叫正勇，他就叫正雄吧。”我听了以后，



觉得这名儿很好，很有气势，可我妈却很迟疑地筛着面，欲言又止的样子。赵老师看出我妈不满意，所以就问我妈是不是不满意，不满意就重起。我妈呻吟半晌才有些对不住人家地说：“我思谋着那个‘雄’字不太好，凶头霸脑的，与咱老实人家的门风不合套。咱娃是贱娃，起个贱名就成，没人虎害，自自在在活下来就算不错。”听我妈说后，赵老师立即表现出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意思，说：“对哩，对哩，咱庄户人，土生土长……”赵老师边说边又转起圈来，转了一阵，拍手欢叫道：“那就叫国禄吧，长大以后当大官，吃国家俸禄。”我妈说：“你说好就好。叫什么来着？”赵老师说：“叫国禄，当大官，吃俸禄。”我妈叹气说：“还吃俸禄哩，能掺糠咽菜吃饱饭就算不错了。”我妈没反对就算认同，于是我就叫国禄了。受我影响，我哥也把名儿改成了国福。

我对我妈在给我起名字时发表的意见十分赞赏。农村妇女不识字，但她们有品位，有做人的原则和标杆，诚实、绵善，不张扬，更不嗜恶，这才叫真正的文化，是人类演化和社会进步过程中道德和良知的积淀。“文化”这个词其实包含两个概念，光是识得字和会打算盘那只是“文”而不是“文化”，只有把从书本和在社会实践中学到的知识和道理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中，那才是“化”了，才能称作文化。从这一点上说，我妈实际有文化，至少算作有知识。我妈是个不识字的文化人。

我对上小学那段日子没有突出记忆，我只记得赵老师很忙，很认真，成天有做不完的事。我们的学校占的是以后我将要讲到的名叫马爱远的一处院子。马爱远是富农，此处院子就没收归公，只给他一家六七口人留下一间坐西朝东的北耳房。院子的正面，坐北朝南建有三间正房，没有隔墙，东西两边各有一盘土炕，学生们坐在炕上上课，中间的地上立一块木制的大黑板，两面都能写字。学校有四个年级，赵老师一人教，这面讲完后布置好作业，然后到那面教。后来，我知道这种教育现象在当时的农村很普遍，而且还有一个颇为雅致的名称，叫复式教



育。但当时村人形容赵老师时是带着戏谑的，他们给赵老师编了一句歇后语是“十字街上跌马爬，忙得老汉瞎抓哩”。

赵老师不仅教课教得好，教得忙，文体方面也有特长，经常组织学生因陋就简地搞一些体育比赛或排练节目。记得有一年“六一”前几天的一个黄昏时分，赵老师正给我们排练“五哥放羊”，他一个人一会儿拉板胡，一会儿用筷子在桌面上敲鼓点。正忙时，他的六岁的女儿，叫春英或春兰的，急着喊他：“爸爸，春生病了。”春生是他的小儿子。赵老师不急也不理。女儿又说：“爸爸，春生病得可厉害哩！”赵老师说“不急，不急”，继续忙乎，继续给我们打拍子，给我们纠正表演的姿势和唱歌的声调：“正月里，正月正，正月十五挂红灯……”这个场面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没有磨灭。

还有一件事印象较为深刻。那时上学不收学费，只收书本费。有一年开学，我的书本费交不上，我大就去队里申请救济。队长光是口头答应，但一直不兑现，最后还是赵老师给垫上了。赵老师知道我家穷，经常买不起纸笔，还把一些写过一面的本子或账簿之类接济我，使我的学业得以继续，否则，我可能早早地就去放牛了。

以后不久我才知道，赵老师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还参加过抗日战争。怪不得他给我们起名字时，要么是勇敢要么是英雄，要么就是国家，总而言之，他骨子里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国家意识久未磨灭。只是因为他加入的是国民党，所以一直挨批挨斗。很久以后，改革开放，我在省政府一个分管农业的部门工作，赵老师带了很厚一叠材料去找我，希望能帮他平反，落实待遇。我不知道黄埔军校毕业应该有什么待遇，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帮他联系过几个部门。我不知道他的要求达到没有，我只知道他当了县里的一个叫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什么主任，还像我记忆中那样，很忙很认真地工作。